

· 獨 幕 話 劇 ·

兩份設計

安 寧 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1234

時 間：在勞動競賽運動中。

地 點：李建民的住室。

人 物：李建民：二十六歲，某煤礦運輸事務所運輸段長。

張 敏：二十二歲，李建民的未婚妻。

李 母：五十歲，李建民的母親。

劉成祿：五十三歲，司機。

殷連富：四十八歲，運輸事務所所長。

佈 景：李建民住室的外間。正面左側有一道門，通室外，右側，靠舞台前沿也有一道門，通裏屋。正面有兩扇玻璃窗。室內的陳設比較簡單：右側有一張書桌，一把椅子，窗前有兩個小凳和一個小書櫥；左側有一張圓桌配着兩把椅子。書桌上放着文具。圓桌上放着煙具、茶具。

開幕時場上無人。遠遠地傳來煤車的長鳴和軋軋聲，漸漸地由遠而近又由近而遠。李建民站在窗外，看着這輛車駛過去，才走進屋來。

（李建民，高職畢業的學生，現在在某煤礦運輸事務所擔任運輸段長的職務。幾年來工作略有成績，並受到了所長的重視，因此，就使他產生了自高自大、想出人頭地等思想作風。他穿着亞麻襯衫，挽着袖，深藍色的制服褲子，皮鞋。看樣子，他今天是很煩躁的，坐在椅子上狠狠地吸煙。隨後從書桌裏抽出一份設計圖來，攤在書桌上看着。煩躁情緒仍未減退。）

李建民：老劉頭的設計圖樣在我這壓六天啦，若是哄嚷出去，就得戴上積壓合理化建議的帽子。光說，技術改進要發揮工人和技術人員結合的精神，我看，誰也不能甘心給別人當“上馬石”。採用了你的，我的怎麼辦？（停頓）壓下不管吧，哄嚷出去，更糟糕。唉！真叫人難心。我研究自動停車器，你就不好搞點別的，非得都看這個玩藝是塊肉！（停頓）殷所長都指望上我啦，我又給張敏寫信告訴了她，用上你的，我的臉往哪放！（較長的停頓）等我的不好使，再使你的吧。（他把拿出來的設計圖，搖罷搖罷往抽屜裏放，放半截又停下）總得提幾條意見應付應付哇，（停頓）算了吧，忙完我的再說。（放進去，拿出另一份設計圖來，攤在桌子上準備研究。）

（李母從裏屋出來，她是個樸素剛強的人，穿着青褲白褂，青鞋白襪，整整齊齊，乾乾淨淨的。）

李 母：又上哪兒去啦，才回來？

李建民：哪兒也沒去，壓了半天馬路。

李 母：有人來啦，等你半天啦。

李建民：媽，誰來啦？

李 母：你猜呢？

李建民：準又是我劉大叔。（急藏設計圖紙）我尋思他那麼大歲數啦，老眼昏花的，不讓他開車啦，提升他到養路班去當班長，他還老要求回來。

李 母：就惦心你劉大叔。不對，再往近點猜。

李建民：（索然地）我猜不着。（說着又把設計圖紙拿出來。）

李 母：你是沒猜，要猜呀，一下子就能猜着。

李建民：媽，我這個時候哪有這份閒心。

李 母：張敏回來啦。

李建民：張敏回來啦？她在哪兒呢？（說着就往裏屋去。）

李 母：建民！（笑。）

李建民：媽！（站住，自以為受騙了，難為情地回到原地方。）

李 母：你先消停一會兒，張敏坐了一天一宿的火車，累的乏乏的，才隨着。

李建民：媽，真的假的？

李 母：我多嚒胡弄過你。

李建民：我去把她喊起來。

李 母：咳！你讓她睡一會兒吧，有什麼話，等她醒了再說。

這孩子出去學習了六個月，真像出去了好幾年似的，可真出息啦。

李建民：她胖啦？

李 母：還那個樣，沒胖可也沒瘦。

李建民：個子高啦？

李 母：儘說些唬話，男長二十，女長十八，她今年都二十二啦，還長什麼。

李建民：媽，你讓我進去看看，我悄悄地一聲也不吱。

李 母：你讓她睡一會兒吧，人家挺累的。

李建民：媽，我不驚動她還不行嗎！

李 母：悄悄的呀！

李建民：好。

（李建民蹑手蹑腳地走進裏屋去。）

李 母：年輕人都這樣。

（打開門帘往裏看，使眼色叫李建民出來，李建民蹑手蹑腳地出來。）

李建民：媽……

李 母：小點聲。

李建民：我看她還那樣。

李 母：出息多啦。說起話來比以前更有根有梢兒啦。這趟學習啊，上級沒白讓她去。

李建民：媽，她沒打聽我呀？

李 母：還有不打聽的。等了兩個多鐘頭你也沒回來，才躺在那兒瞌過去啦。

李建民：都打聽我什麼來？

李 母：學習呀，工作呀，都打聽個到。問你自動停車器弄的怎麼樣啦。

李建民：你沒告訴她快研究成了嗎？

李 母：我哪兒知道你弄成弄不成。反正我告訴她，你天天弄到半夜，工夫是沒少下。

李建民：她來信說，月末才結業，這還差兩三天呢，怎麼就回來啦？

李 母：這我可沒細問。

張 敏：（在裏屋）姑媽，是不是我表哥回來啦？

李 母：是啊。我正要招呼你呢。

（張敏從裏屋抱着一捆子書出來。她是運輸事務所的團支部書記。為人非常正直，熱情。她是剛從省黨校學習回來。）

張 敏：建民！

李建民：你來信不是說，月底才能回來嗎？

張 敏：我在信裏告訴你的是可能，實際上我們在前天就舉行畢業典禮啦。建民，我給你買了幾本參考書。

李建民：（一本本地看着）都是些好書，你在哪兒買來的？這些書，我自己去買也買不這麼合適。

張 敏：我求人買的。

李建民：求誰買的？

張 敏：我到高職去啦，蔡老師幫助我買的。

李建民：老頭子是我們的班主任。

張 敏：星期天我去瞧他，他正在家看書。我把你給我的信給他看啦，他想了半天也沒想起你來。

李建民：你沒跟他說，我是五一年畢業的。

張 敏：我說啦，他還是想不起來。

李建民：老頭子的記性真壞。

張 敏：我把你研究自動停車器的事情跟他說啦，他給我寫了一大堆圖書目錄。別看他把你忘啦，這些書他可記的很清楚：書名，誰作的，寫的詳詳細細。好像都在他腦袋裏裝着似的。後來，他打聽我是學什麼的，懂不懂這門技術，我說我是做青年團工作的，這門技術一點也不懂。蔡老師想了一想，把圖書目錄又要回去啦，叫我晚上到他家去。晚上我去啦，他都給買妥啦。他拿出個大像簿子，上邊貼滿了他的學生的照片，在那上把你找着啦，他才想起來。滿高興，留我談了半天，還把你的通信處留下啦，希望你能給他去信。

李建民：老頭子都六十開外啦，還那麼熱情。（愛憐地摸着一本新書）這些書對我可太有用啦。

張 敏：這幾本政治理論書籍，是我給你買的。

李建民：這更好啦。技術人員也應該讀點政治書籍，不然，就會變成單純技術觀點。是吧！

張 敏：看樣子，你有點不愛要？（冷不防地搶過來，玩笑地）那就不送給你啦。

李建民：（也冷不防地奪回來）得了吧，官還不打送禮的呢。（笑着送書回去。）

（張敏笑，李母也跟着笑。）

張 敏：還是那麼滑頭滑腦的！

李建民：不怪我媽說你出息啦，還學會罵人啦！

張 敏：姑媽，你也不說管管他。

李建民：媽，你也不說管管她，她罵我滑頭。

李 母：我要管哪，就得有理三扁担，沒理扁担三，要不總有一頭說我偏心眼子。

李建民：媽，那你就乾脆誰也別管。

李 母：（意味深長地）老人說的好：兒大不由娘啊，他這樣的就得娶了媳婦讓媳婦管吧。（說的很正經，聽的也很正經，等張敏尋思開是開玩笑時，全都笑了。）

張 敏：姑媽！

（李母開心地笑着進裏屋去。）

張 敏：（向李建民）笑什麼？（自己也憋不住，笑了）我還拿當是正經話呢。

李建民：本來是句正經話嘛。

張 敏：算了吧，算了吧。別笑個好歹的。

（靜場。）

張 敏：建民，你寫信告訴過我，我回來你要用什麼迎接我來的，拿來吧！

李建民：什麼？我忘啦。

張 敏：真忘了假忘啦？

李建民：真忘啦！

張 敏：我把你寫給我的信，背給你聽聽，你也許能想起來。

（背誦）張敏，當你從黨校學習回來的時候，我一定到車站去接你。我知道你很喜歡鮮花，拿一束鮮花來迎接你，一定會使你高興。但是，我打定主意不拿鮮花，鮮花畢竟不是我勞動的結晶，我要拿一件用我的智慧和勞動創造出

來的東西，礦工們盼了幾輩子的東西——自動停車器去迎接你。張敏，你一定要比接受鮮花高興幾千倍……
(停頓)想起來了吧？

李建民：這封信不是我寫的。

張 敏：我可以把原信給你找出來。

李建民：不用找，我從來就沒有直聲直氣地寫過“張敏”，我只是用了一個敏字，而且在每一個敏字的上邊，都有親愛的三個字，你方才念的，連一個親愛的也沒有，而且又多了個張字。

張 敏：我不習慣你那種寫法，所以叫我給改了一下。

李建民：的確是出息啦，又學會了修改文章。

張 敏：說真格的吧，迎接我的禮物……

李建民：我以爲你月底才回來，現在還沒有搞出來。你回來的不巧，既沒有鮮花，也沒有更叫你高興的東西。

張 敏：你說的不對，我現在很高興。聽我姑媽說：你這幾個月埋頭苦幹，一心一意地要解決這個不安全，又影響運輸任務的關鍵問題。我覺得心裏像點上了一盞明燈似的亮堂。我想，你一定能搞成功。

李建民：弄了兩個多月，設計草圖還沒有搞出來。工作效率太低啦。

張 敏：這是一件動腦筋的事兒，得周密的思考，沒有一件發明創造是一個晚上或者是一天兩天就能搞出來的。不能犯急性病；性急的人是做不出什麼大事的，因爲他們最怕動腦子。

李建民：眼看着年年出事故，任務總受影響，我哪能不積極想辦法，解決這個關鍵問題呢！再說，你不……(停頓)你不積極設法，去依靠誰呢。你看看，這就是那張設計。今天，

、明天，最晚也得在明天晚上設計出來。

張 敏：建民，我怎能不高興呢！你這幾個月進步的多快呀！

李建民：人人都進步啦，我怎麼能落後呢。坐在前進的列車上，誰都落後不了。（停頓）你看沒看見：國務院頒佈的關於發明創造技術改進和合理化建議的獎勵辦法？

張 敏：在人民日報上看見啦。

李建民：真是獎勵公民的創造性勞動。

張 敏：憲法裏也有規定啊，而且把它規定在公民的權利裏面啦。

李建民：有很多技術工程人員，都把憲法第九十五條背的通熟，熱情比以前高的多啦。我過去認為法律只是約束人的，我現在才認識到我們國家的法律，却能鼓舞人。

張 敏：因為我們國家是人民的國家，法律是人民制定的。

李建民：對，總路綫、憲法，真是在每個人的心裏，都安上了一部發動機，人人都長了一把勁兒。

（室內電燈亮了。）

張 敏：（看看錶）天短啦。

李建民：短它的，反正一天也短不了二十四個小時。白天短，架不住我們晚上多做些工作。聽說你坐火車也够累啦，歇着去吧。電燈一來，我該上夜班啦。

張 敏：你還有夜班嗎？

李建民：（笑）我得開夜車搞這份設計呀，得趕緊弄出來。

張 敏：你設計你的，我在這兒會妨礙你嗎？

李建民：不會的，不過，從現在起，我們得執行辦公室的制度：工作時間不許談話，可以嗎？

張 敏：我完全擁護這個制度。

（靜場。）

(李建民攤好設計草圖，拿着儀器構思着。張敏默默地看着他，從她的眼睛裏可以看出她是很興奮，很幸福的。李建民本來打算專心專意構思他的設計，打開抽屜往外拿一件儀器的時候，看見劉成祿的設計草圖，他的情緒立刻就起變化了，現出一種苦悶、煩躁的表情。張敏注視着他，隨着他的表情，變化着自己的情緒。可以看出她在猜想着：“他怎麼的啦？”李建民的視線和張敏的視線相接觸的時候，他慌忙地逃避開，唯恐洩露了內心的秘密。)

李建民：(用微笑來鎮靜自己，支吾地)哎呀，不行。你在這兒我老想說話。

張 敏：是嗎，那我到裏屋去啦。

李建民：等我休息的時候喊你。

張 敏：好，你就當我還沒回來。

(張敏進到裏屋去。)

李建民：險些沒叫她看出來。(捂着心口窩)跳什麼！再弄不出來，就讓老劉頭把我頂啦！(思索着自語)兩年前，從高職畢業分配到這兒來，經過一番努力，做出些成績來，一個見習技術員，兩年的工夫，就提拔為段長。段上的人，誰不羨慕我：說我年輕，有為，前程遠大……(停頓)自動停車器要搞不出來，讓給別人，誰還能看重我。當不了叫人家說：這傢伙是屬賈明的，三十六杵杵完啦，一點能水也拿不出來啦！(停頓一會兒)誰也不用想頂我，頂不了。(長時期的停頓，自嘲地一笑)怎麼又想這上來啦。算了，算了，考慮設計吧。(他坐下來聚精會神地思慮着。不行，劉成祿的設計圖樣，總是在攪亂着他)哎呀呀，我的老天爺，你胡思亂想些什麼！(停頓)劉成祿，他就算活在你這裏啦！(停頓)我不能讓一個普通的工人把我頂啦！(停頓很久，煩躁地)真倒霉，連自

己的腦袋也不聽話啦！（把筆擄在桌上。）

張 敏：（聞聲而出）怎麼的啦？

李建民：（掩蓋地）沒怎麼的。你，你給我打壺水吧。

張 敏：好。（下。）

李建民：（雙拳扶頭）真是驚扭不打一處來！（拍着前額，聲音近於哀告）你有想劉成祿的工夫，把自己的設計也考慮出來啦。

（他極力控制着這種亂麻一樣的情緒，但毫無效果。）

張 敏：（提着壺上）建民，水打來啦。

李建民：（愕然，驟然想起）好，謝謝，謝謝。放那兒吧，我自己來。你睡去吧。

（張敏下。）

李建民：洗洗許能清醒清醒（他拿出臉盆，提起壺一面自語着，一面往盆裏倒水）不行，到底是不老練。自從把老劉頭調養路班去以後，心裏老惦着是回事兒，整天心神不安。（他用手指試驗着水的溫度）媽呀！（燙的縮回來。）

張 敏：（上）開水呀，我尋思你喝呢。燙着沒？

李建民：（吹着）不要緊，不要緊。我打算洗洗腦袋。

張 敏：我去換盆涼的。

李建民：不用啦。我上自來水管子沖沖去。（下。）

張 敏：建民，給你香皂、手巾、盆。

李建民：（上）真是丟三落四的。（接過去，下。）

張 敏：（伏在桌上看圖紙，可惜的是自己不懂，想伸手幫個忙都伸不上，顯得遺憾，但他却很有興趣地看過來看過去）技術工作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！（隨手拿起本書看。）

李建民：（剛洗完頭，一邊走一邊擦着上）洗洗到底強些。這回該聽說了吧。（坐下，繼續工作，仍然很苦悶。靜場多時，急躁地）這算要丟人啦！

張 敏：怎麼啦？遇到困難啦？

李建民：發明創造還有不遇到困難的。什麼困難都能夠克服。

就是今兒個，也不知道怎麼的啦。真驚扭。張敏，你說人有沒有這個時候：不願想什麼，偏就想什麼；應該去想的，又偏偏不去想。一句話，腦子不隨自己調用啦。

張 敏：每天都這樣嗎？

李建民：不，就今兒個。

張 敏：是不是因為我來啦？

李建民：有那麼一點點，可也不完全是因為你來啦。

張 敏：這一說，我來的可不是時候。不但不能幫你一點忙，反而打攪了你。知道這樣，我先回家呆幾天多好。

李建民：看你說的。我不是說過嗎，不完全因為你來啦。你回來不來看我，我也得往你家跑。這六個月呀，我扯一張日曆算一回，到底把你盼回來啦。

張 敏：我回來倒使你不能安心工作，莫如我一輩子也不回來。

李建民：我今兒個情緒不好，跟你來沒一點關係。

張 敏：你方才不是說，有一點點是因為我嗎？

李建民：說句笑話唄！

張 敏：那你是怎麼的啦？

李建民：沒怎麼的。我覺着設計自動停車器這個東西，責任很重。全段的人都指望上啦，我不能叫大夥盼星星盼月亮的，天天乾盼，恨不得馬上就弄出來。可是，越着急越想不出道道來。

張 敏：建民，着急是不行的。一件發明創造應該反覆研究。性子急躁的人，別說發明創造，恐怕連封信都寫不好。這種人，表面上看，很積極，實質呢，是懶漢……

李建民：（急接）哎喲喲，你可別把我劃在懶漢堆裏。我已經白天黑夜地幹了兩個多月啦。

張 敏：我當然不是說你。

李建民：我恐怕是因為這兩個多月，白天黑夜地考慮，弄得神經衰弱了吧。

張 敏：那你今天就休息一晚上吧。

李建民：不行啊，不行啊，我連一分鐘也不敢耽誤。看，我們又浪費了好幾分鐘。

張 敏：真對不起。你幹活吧，我看一會兒書。

（靜場。）

（李建民思考着，張敏看着書，李建民站起來，急躁地在室內走來走去。）

張 敏：是不是遇到技術上的難題啦？

李建民：可不是怎麼的。

張 敏：為什麼自己硬憋呢？

李建民：不自己憋靠誰去！

張 敏：我看，你還是找別人幫着研究研究吧，咱們段上，又有別的技術人員，又有經驗豐富的工人，大家一研究，準能研究出個道來。哎，有啦，乾脆就找劉大叔吧，他經驗多，技術高，準能幫你想出辦法來。走，咱倆一塊去，我正想去看看他。

李建民：拉倒吧。

張 敏：你這個愛面子勁真够人受，向別人請教請教，那算什麼丟人的事兒。劉大叔又不是外人，是你們父一輩子一輩的老朋友啦。走，走。（李建民不動，她一邊替他取衣服一邊說）在報紙上讀了幾篇關於技術改進的通訊和經驗，篇篇都強調新舊技術人員合作，技術人員和工人合作。這是技

術改進的先進經驗，咱們應該學習！

李建民：（接過衣服來）我早就學習過啦。跟老技術人員，老工人，當然也有劉大叔，都請教過，可惜他們也都想不出辦法來。

張 敏：發明創造是不容易呀！

李建民：張敏，睡覺去吧。我自己好好慫慫。（把衣服掛在原處）慫不出來個道才怪了呢。

張 敏：把思想集中起來吧，全段的人不是都盼望着自動停車器嗎！

（李建民答之一笑。）

（有人敲門。）

張 敏：誰呀？

劉成祿：我啊。

張 敏：好像是劉大叔來啦。（跑去開門。）

（李建民急忙把設計草圖塞進抽屜裏。）

（劉成祿是個老司機，穿著礦工制服。手裏拿着一塊做襯衣的棉布。人很健壯、穩重。張敏把門開開，他們一邊說着話一邊進來。）

張 敏：劉大叔……

劉成祿：張敏你可回來啦！學習完了嗎？

張 敏：完啦。

劉成祿：一晃就去了……

張 敏：剛剛六個月。

劉成祿：怪不得段上的姑娘小子們，這幾天緊叨咕你，說他們的支部書記快回來啦。

張 敏：我給他們來信啦，告訴他們說這幾天回來。

劉成祿：怪不得的。這幾天年輕人都格外賣勁。（笑。）

李建民：大叔，請坐吧。

劉成祿：你忙什麼呢？

李建民：沒忙什麼。正和張敏東一句西一句地閒扯白呢。

張 敏：看你這個人，大姑娘也沒你這麼面矮的。看你這個樣子，你八成誰也沒告訴。

（李建民訕笑。）

張 敏：大叔，快來幫幫忙吧，他研究自動停車器憋住啦，你得幫助幫助他。

劉成祿：這還談什麼幫助，大家在一起研究唄！

李建民：大叔，就是那張。

劉成祿：哪張？啊……我知道是那張。

張 敏：大叔，那張設計圖經過大家研究了嗎？

劉成祿：研究過，我找了不少人……

張 敏：想出主意來啦？

劉成祿：我正想着呢。

李建民：（想把話題引開）大叔，這幾天天氣不錯。

劉成祿：一塊雲彩也沒有，叫人心裏真亮堂。

（停頓。）

張 敏：聽我姑媽說，你到養路班去啦，比開車強吧？

劉成祿：要講輕閒自在，倒比開車強。我這個人可不行，不幹活，連一點精神也提不起來。去了四天，就像得了四天大病，渾身難受。我算享不了這個清福。建民，你跟股所長談了沒有？還是趕緊把我調回來開車吧。我不到那兒去，那兒也够窩工的啦！

李建民：我明兒個就跟股所長說，你放心吧。（向裏屋）媽，我劉大叔來啦。

李 母：（上）哎呀，你這可成了稀客啦，有些日子沒過來啦，忙什麼呢？

劉成祿：上級號召技術改進，下了班，琢磨個小零件，沒空串門子啦。

張 敏：大叔，你研究什麼啦？

劉成祿：小玩藝兒不值得一提，能不能好使還說不一定呢。

張 敏：大叔，什麼時候能弄出來呀？咱們好看看到底是個什麼小玩藝兒。

劉成祿：草圖是畫出來啦，可是能不能行現在還不知道，等將來弄成了再告訴你。（向李母）嫂子，你忙不忙？

李 母：我有什麼忙的，一天弄兩口半人的飯，成天呆着。

劉成祿：春天扯了塊布，想做件襯衫，撿了一春帶半夏，也沒做上。你弟妹光顧孩子們都顧不上啦。再等，還不得等到臘月三十兒去。求你給我裁裁吧。

李 母：這還不現成。拿來沒？拿來我就給你裁。

劉成祿：拿來啦。

李 母：再有活，你就只管說，怎麼還越來越外道了呢。到裏屋來量量長短吧，張敏還給你捎件好東西呢。

劉成祿：什麼東西？

李 母：到屋就知道啦。

（李母領劉進裏屋。）

李建民：走，咱們到段上去看看。同志們可想你啦，誰見着我都打聽。

張 敏：明天再去吧，今天去也看不全啦。

李建民：走吧，我還有點事兒要去辦辦。

張 敏：那你自己去吧。

李建民：我讓你跟我一塊去，我們離別了將近六個月……

張 敏：我也六個來月沒看見劉大叔啦，我想跟他嘮幾句咯。

李建民：你不去，我也不去啦。

張 敏：又怎麼啦？你不是有事兒要辦嗎？快去吧，別耽誤啦。

李建民：不去啦，沒什麼大事兒。

張 敏：你去吧，有事兒可不要耽誤啦。我和劉大叔嘮幾句咯去。（進裏屋。）

李建民：糟啦！老劉頭非跟張敏說不可。我放着他的設計不用，自己想要另設計一個……這怪誰呢，我是段長，是青年團員，是高職出身的學生，兩年來工作又有一些成績，現在上級號召技術改進，我能甘敗下風嗎？我能連個工人都趕不上？（停頓）不能，我得……（向裏屋）張敏！

（張敏從裏屋出來。）

張 敏：你沒去呀？

李建民：我根本也沒有事兒，就是想叫你陪我去散散步，好叫腦筋清醒清醒，回來，我好繼續研究自動停車器。

張 敏：你看看誰家有這個規矩，把客人攔在家裏，自己出去散步的？

李建民：有我媽陪着他呢。

張 敏：那麼，我告訴姑媽一聲，咱們就走。

李建民：別，別告訴我媽。

張 敏：怕什麼？

（李建民默不作聲。）

張 敏：（笑）老太太要不罵你一頓才怪呢。算了吧，等劉大叔走啦，我們連姑媽一塊出去吧。

李建民：那你就……想起來啦，抓緊時間替我寫封信吧。

張 敏：給誰寫？

李建民：給高職的蔡老師。就說捎來的書，都收到啦。反正就是一封客氣信唄，你比我會措辭，方才你不是還替我修改文章了嗎。